

吉石齋叢書二集

音注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謚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若弟子之問師故以題篇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

言必稱堯舜

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

考公慶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

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復扶又切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

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而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成覿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覿勇果者也與景公言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

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哉。觀古竟切一音閑。盡心下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言欲有所為當若顏淵無幾成觀不

者辟若掘井。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敗我哉？明

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

以為善國。滕雖小，其地東長短相補，可得大五書曰：若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書：送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積亂乃得

瘳。瘳，愈也。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治。章指言人

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無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乎仁，蓋不虛

去。丁玄安論語無此語，是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為論語文也，誤之。

順莫句，功眩音縣。又作眩，胸音同。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

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

欲使子問於孟孺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然

友之鄰問於孟孺子。孟子歸在鄰也。孟孺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不亦善乎，也問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

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

年之喪齊疏之服餽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當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綴也餽粥也齊音資疏所居切餽諸延切

離喪上而能事其親吾聞之矣

孟子則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

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

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故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

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

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已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直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以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好呼

報切下皆同爲
于爲切下皆同

求者也

而哭自寔

哀感之耳國
墨深甚也墨里

○齧川上有

人之德章

伏也。以風加草。
也是在卅子以。

聞之知其在此
身欲行之也五

諸侯五月四日葬
居喪不言也異

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四方諸侯之實來弔會者

見世子之惟粹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章指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

為國事乎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急精當以政者難數以生產

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

詩邶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綯綯絞也及爾問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

無休已。索桑落切綯音挑。亟音棘。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

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薛音辟後同。罔曰無恒產而有恒心

者至罔民而可為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

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夏后氏五十

而貢勑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

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藉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

畝以爲賦雖弄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入徹取物也藉者借

也猶入相借力助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

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

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

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

也而反以常類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尚無所得不足

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爲民父母使民時時

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也樂音洛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

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眊眊勤音不休息之貌動作無寧也

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乎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眊眊說文五亂切亦四覓切亦作眊許乙切養餘亮切皆同貸如字

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

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者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

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勸人財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大禹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雨于付切。田此觀之君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校

音效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秋曰序

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者老教者教以禮

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道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莊範曰舜倫攸序謂常事所序也。射神夜切。本

篇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

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

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

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常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也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勝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法起呂

切季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鈎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亦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鈎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止其土地之

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

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更也慢經界不正本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

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汙鳥路切又音烏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

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

君享

編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什一助野之賦也助者即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

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特行重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

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

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圭也土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推土無田則亦不祭言卿士無黎田也井

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

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制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

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鍾音黜萊音來草田曰萊因死徙無出

鄉

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親

也周禮大字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也民守也相助也相助也疾病相疾病相扶持扶持扶持其困急皆所以也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八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方一里者九

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田緣公田八十畝其餘二

十畝以為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先公後私遠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

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別彼列切宋曰養去聲此其太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矣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而加慈惠潤澤之則在滕

善善之至也脩學校勸農禮義勸民事正有為神農之言者許

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末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

政願受廬而為氓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許姓行名

遠方之人願為氓氓野人之稱。許行音末公與之處其徒數

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文公與之居處舍文宅

渴貧也。捆猶叩。掾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食飲也。衣於既切下同。捆音關。掾音卓擊也。陳良之徒陳

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

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

二庚切。與耻同。陳相見許衍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學而學焉。

更學許衍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衍之言曰滕君則誠賢

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衍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

而食雍彘殽而治民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

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養食殽食也。朝曰雍食。夕曰殽。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政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也。雍音雅。殽音

孫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

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

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

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

子衣褐

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素織之若今馬衣者也或曰褐衾衣也

許子冠乎

孟子

問曰冠

冠也

曰奚冠

孟子問許子何冠也

曰冠素

相曰許子冠素

曰自織之

與

孟子曰許子自織素與與音餘下同

曰否以粟易之

相言許子以粟易素

曰許子

奚為不自織

孟子曰許子何為不自織素

曰害於耕

相曰織妨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

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

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耜用之耕否邪

曰然

相曰自為之與

孟子曰許子自為之與治鐵陶瓦器邪

曰否以粟易之

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

也之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

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

不憚煩

械器之物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

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交易紛紛為煩也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不可得耕且兼之入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得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下人

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

下而路也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依之乃得用之

皆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

義也

勞心者君也勞力者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下通義所常行也。食人者謂食於人如字又朱

曰並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

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

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

木盛故草木湯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亦多也登井也五穀不足井用也

猛獸之迹也山林而反交於中國害人也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

曰禹敷土於土也泥音侵信音逼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

逃匿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火正也烈熾也益益視山澤草木熾盛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遠竄也禹疏九河

濬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

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

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濬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

三過其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得耕也布

搜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穡為后稷也樹種藝植也

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

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叙朋友有

信

司徒得人教以人事父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

放勳曰

勞之來之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

德之

放勳堯名也遭水災恐其小民放辟邪侈故勞來之臣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加德惠也。

音駒或作曰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喻堯以不

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

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己憂故夫以百畝

不治易為己憂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

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

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

哉亦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夫無私生萬物而不知其所由來克法天故民無能名焉德者也舜得人君

之道哉德也乎魏魏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魏魏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魏魏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

與音豫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又如字

當以語夏變夷變之人百未聞變化於夷變之人則其道也

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

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者也可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與子之許行非之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指於子

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

三年然後歸

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

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也